

植此青绿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不知不觉,又到植树节,窗外的桃树春意萌动吐出点点红。工作群里收到通知,单位准备组织人员去湛河堤植树。

忽然想起前年春天,那时老单位刚搬迁到新建成的产业园区。偌大的园区空荡荡的,院墙是铁艺围栏,周边是一片麦田。为了搞好绿化,就买来几大车绿油油的北海道黄杨,栽种在院墙边。栽种时,一派热闹景象。大家三五成群,分工合作,有说有笑,有的挖树坑、有的运树苗、有的往坑里放、有的挥锹填土,干得热火朝天。经过两三天努力,上万棵北海道黄杨终于立在那里,满眼青绿。一阵微风吹过,枝叶颤动,好似一道绿色的波浪,向人们颌首致意。

翻看历史典籍,植树在我国源远流长。植树是古人营建宫室、兴邦立国时的一件大事,也是当时的一种民俗。《诗经》有云:“树之榛栗,椅桐梓漆,爰伐琴瑟。”记载的是卫文公徙居楚丘,始建城市和宫殿,种上榛、栗、梓、漆等许多树,借以美化环境,让人民安居乐业,待成材后用来制成乐器,以备宗庙祭祀之用。从种树这件事来看,卫文公复国兴邦、重整家园的形象扑面而来。

西周时,特设山虞、林衡之职管理山林,并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“禁止伐木”,同时宣布“不种者,无椁”,即不种树者死后不给棺材,以调动百姓种树的积极性。春秋时期的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倡导“民

之能树艺者,置之黄金一斤,直食八石”,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植树能手。

树木见证岁月,无声讲述着人与自然的故事,并因历史人物、传说典故而不断形成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泰山封的“五大夫松”,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嵩山嵩阳书院封的“将军柏”,都被写入史册。

东晋陶渊明生性刚直,蔑视权贵,“不为五斗米而折腰”。辞官归隐后,他特意在房前栽下五棵柳树,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在清苦散淡的乡村生活里,他不仅爱菊也爱树,慨然高歌“木欣欣以向荣,泉涓涓而始流”。他对树情有独钟,写下了许多诗文:“孟夏草木长,绕屋树扶疏”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等,无一不是他的真情流露。

“奉乞桃栽一百根,春前为送浣花村。”唐代诗人杜甫因安史之乱流落四川成都结庐草堂时,为了美化居住环境,曾四处托人寻找树苗,并以《诣徐卿觅果栽》为题作诗:“草堂少花今欲栽,不问绿李与黄梅。石笋街中却归去,果园坊里为求来。”求得苗木后,他亲自栽种,悉心修剪,出现了“万里桥西一草堂,百花潭水即沧浪。风含翠篠娟娟净,雨裛红蕖冉冉香”的喜人景象。

三国东吴董奉医术精湛,他治病救人不收钱财,只要求病愈者在他家周围栽杏树。天长日久,他的房前屋后竟有数万株杏树,人称“董林杏仙”。后来,每当杏

子成熟,董奉就把它换成粮食,赈济穷人。这就是传为美谈的“杏林春暖”。此后,“杏林”成了医学界的代名词。

“大将筹边尚未还,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,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植树爱树,历代文人名士写下了许多优美诗词,而最让人称奇的是晚清名臣大将左宗棠。他临危受命,抬着棺材,不远万里去收复新疆时,所到之处都命令部队沿途遍栽柳树,称为“道柳”。“夹道种柳,连续数千里,绿如帷幄”,三千里戈壁古驿道从此杨柳葱茏,碧波荡漾。后来,人们便将这些柳树称为“左公柳”。如今,历百年风雨沧桑的“左公柳”,依旧挺立在那里,年年清风浩荡。

阳春三月,草长莺飞,又是一年植树时。湛河从西向东穿越市区,像一条碧绿的玉带,铺展开“河畅、水清、岸美、生态”的画卷。春风十里,不如一抹绿。让我们呼朋引伴,去湛河堤上植树吧。一锹土,种下的既是树苗,也是生态文明的希望;一桶水,浇灌的既是土壤,更是美丽鹰城的梦想。



南窗含山水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那天儿子试驾结束,叫我去示范区,完成每周一次的万步走。回来已是夕阳衔山。我坐在阳台的落地窗前,窗外辽阔的山水林木,夕晖里美得惊心动魄!

鲁山县的南部列山,自西向东,连接叶县常村的老青山,向西滚滚而去,连绵起伏,游走数十公里。那些山海拔大多在千米以下,坐不满半个天空,亦如简素的纸剪。这会儿,正淡淡地蓝出晴空白云,携村带镇,襟领一方浩浩荡荡的人烟。

我这样说,是因为我不止一次走进过那些山的怀抱,随条条溪水追踪过山里山外的丰饶物产与人烟踪迹。远远地打量它们,就像是望见了

北宋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。

比《千里江山图》更丰美的,是野菊花郁郁的香,糯米饭黏牙的软,洗衣女子清眉细腰,打油汉子憨厚茁壮,还有赶着羊群连带割草的牧羊童,天真的笑脸儿从野杜鹃的花枝子里露出来。摘花生的大嫂拽起花生秧,院外都是尖丝丝的干秧味儿……

那里的石墙瓦屋,门前屋后,开满城市公园里的各色名花。紫气东来的两层楼院里,红在墙上的是朝天椒,圈垛在院墙根儿的是金黄的玉米棒……

有情有景有味道的一方人烟,手绘出的是新时代的城乡融汇图。

转眼二十年过去,留在记忆里的场景,和那些草生树长的历史典故、

神话传说一起,此时让我眼中这列山丰盈而美满。

山势下来,是禾稼四季的大平原,千顷森林公园掩藏了平原上的树镇阡陌,烟波浩渺的白龟湖也只剩深蓝的斑块,晃动在林梢。夕阳下,让人深呼吸的山水林野,正元气淋漓,推涌向天涯,这是一幅堆积折叠的巨幅画卷,若不是亲自走过,谁能感知其间无尽的细节、无止的声响?

太阳下山了,烟霞变幻出橘红紫蓝灰,挂在天幕上的画卷暗淡下去的时候,那些山还在。多年没有见过天地间这自然暮色了!

路灯亮了,该回城区了,真心舍不得。

登泗州塔

◎白晓辉(河南鲁山)

周末时,我对母亲说一起到附近镇上走走,然后悄悄买了去惠州西湖的车票。母亲晕车,一路拿了一个黑色塑料袋捂在嘴上,那痛苦的表情真让人心疼,女儿则在我怀里睡得香甜。

到了西湖,已过中午。走在长长的苏堤上,两边绿荫成行,湖水碧波荡漾。女儿像出笼的小鸟,开心得不得了。

到了泗州塔下,发现塔基是用裸露的红砖铺成的,母亲牵着女儿的手拾级而上。到了第二个平台,小家伙突然不让牵手了,要自己爬台阶,又害怕跌倒,就两手扶着台阶边缘小心翼翼地向上爬。

塔高七层,白色的砂浆,灰色的砖,似乎有淡淡的一抹红,素雅而古朴。南方的塔如南方的人一样小巧、秀气,另有一番韵味。塔内十三层,层层都用木板铺成地面,中间留一口“井”,“井”口有一木梯子连接上下。

我让母亲走在前面,自己抱着女儿跟在后边,这样她俩都在我的视线内,心里才觉踏实。那木梯太陡峭,台阶又十分狭窄,母亲体重较重、身材高大,又有腿痛的毛病,爬楼梯时非常艰难,一点点向上挪。我不停嘱咐她小心,而自己一手紧紧抱着女儿,另一只手牢牢抓住旁边的木扶手往上挪。那木板走上去,发出空空的声响,我担心它们会突然断裂。

爬了一会儿,母亲问:“几层了?”我说:“有三四层了吧。”母亲说:“你带卓卓爬吧,老了,想玩也走不动了。”母亲神情很是失落和伤感,我好想让她爬到塔顶,去俯瞰整个西湖,又担心她的身体而未敢强求。

继续往上爬,塔内更加狭窄,我也更加小心翼翼。每往上爬几层,就会看到通往塔外的小门洞。门洞最外边有一道铁栅栏,我就把女儿放下来让她看风景,吹吹风,自己则堵住里面的出口,生怕有一点闪失。

又爬了八九层才到达塔顶,因惦记母亲,未敢逗留太久。下来时,觉得更加危险,我一手抱着女儿,一手抓紧栏杆,背朝着下面,小心翼翼地向下挪。下了好几层,还看不到母亲,就焦急地喊了几声,女儿听见我喊,也紧张地喊奶奶。再往下走了几层,才看到母亲,一起下了塔。

女儿才十八个月,和我小时候的照片对照起来极像,而我的年龄却比当年父母的年龄稍长几岁。看着女儿,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,看着自己也仿佛看到了父母当年的影子。想想父母当年也正像我对我女儿一样悉心呵护,从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,他们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!而我近些年一直在他乡忙于工作,一年才能回去一次,每次都来去匆匆。母亲偶尔也会抱怨,说我和她有点疏远了,不像原来那么亲近了。

其实,我心里一直牵挂父母,时时想尽孝心,却又常常由于各种原因搁置,更想着来日方长。看着母亲的满头白发,真是感到愧疚和伤感,是啊,岁月如刀,刀刀催人老!这次想带母亲游玩,有好多地方已不再适合她去;给她买点好吃的食物,她却因胃痛的禁忌而不敢随意吃……

回去时,天色已晚,看着母亲晕车的痛苦样子,心中更加难过。百善孝为先,行孝当及时,千万不要等到此情只能成追忆时空悲切!